

安吉拉·卡特《马戏团之夜》中的赛博女性主义伦理

Ethics of Cyberfeminism in Angela Carter's *Nights at the Circus*

孙艳萍 (Sun Yanping) 黄梦琴 (Huang Mengqin)

内容摘要: 小说《马戏团之夜》是卡特进行女性怪物书写和女性主义伦理构建的经典之作，其中以主人公费芙斯为代表的女性人物具有怪兽斯芬克斯的形态特征。她们远离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伦理环境，既是异化客体又是超人类主体，表现出伦理身份的矛盾与混乱。本文依托哈拉维的赛博格思想，结合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深入探讨妓院、女怪物博物馆、皇家马戏团和伯爵夫人科学院四个“异托邦”内女性奇人怪物的伦理困境和伦理成长，指出这些消极物种经由身体觉醒和身体交流逐渐成长为颠覆性的赛博格。她们超越物种、性别、种族等人类社会的二元界限，完成了走向生命融合的伦理身份嬗变，是科技时代革命性的强大生命体，也是作家对当代人类文明建构的伦理身份想象。

关键词: 安吉拉·卡特；《马戏团之夜》；赛博格；女性主义；生命伦理

作者简介: 孙艳萍，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黄梦琴，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Title: Ethics of Cyberfeminism in Angela Carter's *Nights at the Circus*

Abstract: *Nights at the Circus* is Carter's classic work on female monster writing and ethical construction of feminism. The female characters represented by the protagonist Fevvers have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phinx. Distant from the ethical environment based on blood relationship, they are both alienated objects and superhuman subjects, showing the contradiction and confusion of ethical identity. Combined with literary ethics criticism theory, Haraway's cyborg thought strongly supports the study of ethical dilemma and ethical growth of female monsters in "heterotopia", which refers to Brothel, Women Monster Museum, Imperial Circus and Countess's Seminary in this novel. Gradually, these passive species grow into subversive cyborgs, transcending the binary boundaries of human society, such as species, gender and race, and completing ethical-identity evolution towards life unity. As powerful life forms in sci-tech age, such female cyborgs symbolize Carter's ethical identity imagin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human civilization.

Keywords: Angela Carter; *Nights at the Circus*; cyborg; feminism; bioethics

Authors: **Sun Yanpi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Her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pearlsyp@163.com). **Huang Mengqin** is Ph.D.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Her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12105024@zju.edu.cn).

英国当代女作家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 1940-1992）在其巅峰之作¹《马戏团之夜》（*Nights at the Circus*, 1984）中塑造了大量颠覆性的女性怪物形象。国内外学者对其开展了普遍而又复杂的女性主义研究，涉及身体（Woo, 2015）、性别气质（Douglas, 2014）、双性同体（Alban, 2010）、女同性恋（Gamble, 2014）、女性空间（程汇娟, 2014）²等众多重要的概念和理论，突出表现了卡特对两性关系、女性身份建构、权利运作等政治哲学问题的深度问思。值得一提的是，学界虽对其中的怪物现象作了诸如女性怪物力量（Martin, 1999）、超现实变形（Yang, 2016）、铁娘子（Iron Lady）景观（Oliver, 2010）³此类的具化研究，但并未注意到卡特这一幻想巨作与几乎同

1 See Sage Lorna, *Moments of Truth: Twelve Twentieth Century Women Writers*. London: Fourth Estate, 2001: 221; Helen Stoddart, *Angela Carter's Nights at the Circu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6; Sarah Waters, "Introduction." *Nights at the Circus*, edited by Angela Carter. London: Vintage, 2006. vii.

2 See Jung Woo, "Angela Carter's Moral Romance Novel *Nights at the Circus*: Female Monsters' Body and Love Story." *Studies in Modern Fiction* 22 (2015): 141-172; Erin Douglas, "Freak Show Femininities: Intersectional Spectacles in Angela Carter's *Nights at the Circus*." *Women's Studies* 43 (2014): 1-24; Gillian Alban. "Gender-Bending Fantasies in Women's Writing: Fantastic in Angela Carter's *The Infernal Desire Machines of Dr. Hoffman*, *Nights at the Circus*, and Jeanette Winterson's *The Passion*." *Mine Ozyurt Kilic* 04 (2010): 257-259; Jennifer Gustar, "Remembering Cassandra, or Oedipus Gets Hysterical: Contestatory Madness and Illuminating Magic in Angela Carter's *Nights at the Circus*." *Tulsa Studies in Women's Literature* 23 (2004): 339-369; Sarah Gamble, "Gender Vertigo: Queer Gothic and Angela Carter's *Nights at the Circus*." *Reassessing the Twentieth-Century Canon* 2014: 221-234; 程汇娟: "异托邦、区域空间和魔幻现实主义——论《马戏团之夜》的空间叙事", 《外文研究》2 (2014): 52-56+72+106。

3 See Sara Martin, "The Power of Monstrous Women: Fay Weldon's *The Life and Loves of a She-Devil* (1983), Angela Carter's *Nights at the Circus* (1984) and Jeanette Winterson's *Sexing the Cherry* (1989)." *Journal of Gender Studies* 08 (1999): 93-210; Karen Yang, "Angels and Feathers: Transcorporeal Morphing in Angela Carter's *Nights at the Circus*." *Critiqu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57 (2016): 502-511; Matthew Oliver, "Iron(ic) Ladies: Thatcher, the Wanderer, and the Post-imperial Grotesque in Angela Carter's *Nights at the Circus*." *Contemporary Women Writing* 4 (2010): 237-253.

时期发表的《赛博格宣言》（“A Cyborg Manifest”, 1985）一文之间的密切联系。实际上，小说中以主人公费芙斯为代表的女性人物具备成长为赛博格的身体僭越潜能。更为重要的是，她们与希腊神话怪兽斯芬克斯（Sphinx）一样面临着“做人还是做兽”的选择问题，也承载着卡特对当今科技时代人类本质和生命价值的伦理思考。本文将从“‘科技怪物’赛博格”，“女性怪物的伦理困境”和“走向赛博格的伦理身份嬗变”三个层面深入探讨这部小说中的赛博女性主义伦理。其中，赛博格的形象和内涵不同于西方文学经典对怪物的负面书写，它跨越人与动物、生命体与机械体、物质与非物质等一系列界限，是女性主义突破西方科学与政治传统的可能性所在。同时，作为一种后现代社会的多元意象和多物种“共生”（symbiose）的切入点，“科技怪物”赛博格为小说中身处伦理困境的斯芬克斯女性怪物提供了伦理身份嬗变的方向。

一、“科技怪物”赛博格

在西方古老的神话传说和经典的小说作品中，怪物经常与邪恶、暴力、血腥等负面意象相关。其中，斯芬克斯是最著名的也是最具象征性的残忍怪兽，“她长着女人的头、狮子的身体、鹰的翅膀和蛇一样的尾巴”（聂珍钊 37），“蹲守在前往忒拜的十字路口，要求过往的行人回答一个谜语，凡是破解不了她的谜语的人都会被杀死”（Ibid. 36）。古英语文学最重要的作品、中世纪欧洲第一部民族史诗《贝奥武甫》（*Beowulf*）记载了贝奥武甫在迈向武士与国王宝座过程中与水怪、水怪母、金水龙三大怪物的对抗。这三大怪物在此被描述为正义英雄的对立面，也即扰乱人类幸福与平静生活的邪恶妖魔。世界上第一部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 1818）描述了无名氏科学怪物的现代普罗米修斯悲剧，它承载了人类对科学未知的恐惧和焦虑。总之，西方经典文学文本中的怪物形象经常被理解为作恶的异化物种，人类社会的种种罪恶都象征性地集中在它们身上。

赛博格可以说是科技时代的怪物，它是在人类需求、技术发展和科幻想象的过程中不断进化并生成的。美国的两位科学家曼弗雷德·克莱恩斯（Manfred Clynes）和纳森·克莱因（Nathan Kline）在《赛博格与太空》（“Cyborgs and Space”, 1960）一文中首次提出赛博格的概念。其中，赛博格是通过改造人体功能以适应太空环境的自我管理系统。换句话说，它是一种超越人类功能的价值体现。此外，赛博格是苏美冷战和武器竞争的产物，是发达国家科技力量的代名词，“现代战争就是赛博格的狂欢”（Haraway, *When Species Meet* 150）。20世纪美国后现代女性主义研究者堂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在《赛博格宣言》（*A Cyborg Manifesto*, 1991）中将赛博格重新阐释为“一种控制有机体，一种机器和生物体的混合，一种社会现实的创造物，同时也是一种虚构的创造物”（314）。赛博格作为一种新的主

体，也是符合后现代社会多元性的一个主体概念，正如哈拉维所说，“赛博格一种拆分又重组的存在，是一种后现代的聚合性而又个人化的自我，是女权主义者现在必须学会破译的自我”（Ibid. 365）。概括来说，哈拉维将赛博格隐喻为“一个忠于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唯物主义的反讽式的政治神话”（Ibid.），指出女性和赛博格一样具有颠覆性的社会变革潜力。

卡特曾在其讨论女性身体困境的理论文本《萨德式女人》（*The Sadeian Woman*, 1979）中提到，“一个身处不自由社会的女人会是一个怪物”（27）。此外，她醉心于西方神话/童话故事和经典小说文本中的怪物情节，尤其着迷于中世纪的女兽角色，并在文学作品中戏仿性地描摹了诸多复杂的女性怪物形象。同样热衷于修正西方童话传统的魔幻现实主义大师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曾颂扬卡特为“仁慈而慷慨的巫婆皇后”（5）。卡特的早期短篇小说《紫姬的爱情》（“The Love of Lady Purple”，1974）塑造了混杂怪兽、巫女、僵尸、吸血鬼等概念的“睡美人”人物形象；代表作《新夏娃激情》（*The Passion of New Eve*, 1977）讲述了主人公伊夫林经由变性手术变身科技版夏娃的过程；现实剧《老虎新娘》（“The Tiger Bride”，1979）反转性地刻画了同是维纳斯和美杜莎的野兽美女。《马戏团之夜》可谓是卡特进行女性奇人怪物书写的经典巨作，其中“鸟女”费芙斯、四眼芬妮、沉睡在梦境中的“睡美人”、身高不满三英寸的侏儒“奇观”、“蛛丝”女孩、“二合一”两性人艾伯特、“乡下人”欧嘉·亚历珊卓芙娜是“科技怪物”赛博格的前身。正如哈拉维提出用“怪物纪”（Chthulucene）对抗“人类纪（Anthropocene）和资本纪（Capitalocene）时代的诸多丑闻”（*A Cyborg Manifesto* 2）一样，卡特企图用“怪物秀”对抗人类社会任何建立在等级系统或二元对立基础上的分类，为女性他者与边缘化群体和个体找寻合理的存在方式与人生价值。

二、女性怪物的伦理困境

在西方传统哲学中，女性被界定为物质性和非理性的无灵魂存在，对女性的歧视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男女身体的差异上。古希腊著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曾说，“女性之所以为女性，是因为她缺少某种特质，我们应当看到，女性的本性先天就有缺陷，因而在折磨着她”（转引自 波伏娃 10），这里的“本性”实际上指的就是女性的身体本质。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认为，“女人是一个身体构造不完整的男人”（转引自 张剑 123）。总之，女性身体长期被视为“黑暗的大陆”（Freud 114）和无生命的容器，是邪恶、死亡、不洁的象征。作为生命的载体，身体的物质性上叠加着伦理维度，《马戏团之夜》中以费芙斯为代表的女性人物的斯芬克斯怪物特征决定了她们矛盾、混乱的伦理身份。伦理困境“指文学文本中由于伦理混乱而给人物带来的难以解决的矛盾与冲突”（聂

珍钊 258)。换句话说,女性怪物的身体构造和基因组成是她们陷入伦理困境的根源。首先,畸形的身体和变异的基因导致她们成为人类社会的边缘化他者,沦为色情娱乐、资本消费和权利规训的异化客体。“鸟女”费芙斯一出生便被遗弃在纳尔逊嬷嬷的妓院里,正如她在故事开头的自述,“亲爱的莉琪,在送客出门时被我这个喵喵呜呜叫的小不点儿绊了一脚,是她把我带进屋里,而我在那儿被这群好心的女人抚养大”(26)¹。接着,费芙斯和像她那般的自然界奇人怪物“睡美人”、芬妮、“奇观”、“蛛丝”女孩、艾伯特、醉厨娘等被相继卖到女怪物博物馆里为史瑞克夫人廉价工作。颇相学家鉴定为“低等狡黠的乡下人”的欧嘉被转运到伯爵夫人为研究女罪犯而设立的科学机构。

妓院和博物馆女怪们是被凝视和色情化的对象,正如美国著名批评家莱斯利·费德勒(Leslie Fiedler)所言,“所有的怪物都会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作是色情的”(137)。费芙斯童年时期和少女时代在妓院里首先“学习如何被观看——学习当一个观赏者眼中的物件”(39),然后扮演“丘比特”和“胜利的女神”此类活生生的雕像;长大之后在女怪物博物馆里饰演男性顾客臆想的“死亡天使”;成熟之后在皇家马戏团里表演充满娱乐性质的空中飞人(aerialiste)。“睡美人”、“奇观”、“蛛丝”女孩等摆出各自独特的姿势,以最大限度地刺激男性的视觉感受,激发他们的性欲望。其中,最为经典的场景是睡美人“一丝不挂、光溜溜地躺在大理石板上”(103),仿佛是座死刑场;费芙斯张开双臂,守护在她身旁。这一“活人画”的展出同时表明这些女性也是被消费和物化的商品,她们的存在只是男人眼中的一个物件罢了。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在《消费社会》(*The Consumer Society*, 1970)中提到,“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身体是比其他一切都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120)。“永远与人格格不入、非我族类”(248)的女性怪物的身体则更加具有吸引力和消费市场。费芙斯能被柯尼尔上校吸纳入皇家马戏团并运送到全球各地频繁演出,“全是看在钞票的份上”(151)。毕竟费芙斯这个不可思议的奇迹和驯养老虎的“阿比西尼亚公主”、“丑王”巴佛、“受教育过的猿猴”、迈起步来撼天动地的大象一样寓意着“波涛汹涌的简报、合约、纸票”(Ibid.)。女囚犯欧嘉是行为控制实施的对象,即英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所描述的“圆形监狱”(Panopticon)里的狱卒。伯爵夫人坐在可以随意控制转速的旋转椅上凝视、再凝视、持续凝视,而欧嘉在自己的牢房里,“每时每刻都被一双无处不在的眼睛监视着,以至于在心中形成了一种永恒的‘全景敞视’的意识形态”(福柯,《规训与惩罚》224-228)。她“一次比一次更吃惊地在寒冷的牢房里醒来,发现伯爵夫人的目光在她的身上耙扫着,仿佛正

1 本文有关《马戏团之夜》的引文均来自安吉拉·卡特,《马戏团之夜》,杨雅婷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以下引文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在这项罪行的灰烬中彻底翻捡”（325）。此时的欧嘉不再是自由的生命个体，而是暗淡、苍白的权利他者。

然而，异于常人的身体表现和基因组成建构了她们作为特技表演和科学研究的超人类主体身份，为她们赢得了更多的生存可能和发展机会。费芙斯出生之后便被妓院里好心的“母亲们”免费抚养长大，她们从来没对她说过一句脏话，也没有对她做过任何冷酷刻薄的举动。在这漫长的七年里，她什么也不用做，“只充当一个被涂了颜色、贴上金箔的爱的标志”（30）。在女怪物博物馆里，她和以“睡美人”为代表的女怪们通过独特的身体表演自力更生。在柯尼尔上校的马戏团，她负责高超的杂技表演，成为最负盛名的空中飞人，也赢得了科学界如“皇家外科学院”许多男士的友谊。“在欧洲巡回演出期间，成群的巴黎人愿意为她赴汤蹈火（……）全伦敦都拜倒在她飞跃的足下”（10-11）。在签下一份六位数的“豪华帝国巡回演出”合约之后，她又从横滨航行到西雅图，开始在美国展开“豪华民主巡回演出”。同样，伯爵夫人科学院里的欧嘉“不用辛苦劳动，也不会再受鞭笞”（322），更不用为自己的杀夫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她的生活是平静而安定的。

人类的“伦理意识最初表现为对建立在血缘和亲属关系上的伦理身份的确认，进而建立伦理秩序”（聂珍钊 257）。然而，生活在妓院、女怪物博物馆、马戏团和伯爵夫人科学院这四个非血缘关系组成的“异托邦”里的女怪们远离了传统的家庭伦理环境，背弃了为人妻为人母的伦理身份。表面上她们依靠身体和基因的特异性自立自强；实际上她们的内心是极其矛盾的。费芙斯不是备受瞻仰的天使女神，而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怪胎，是“一个被剥夺人类特权的警世存在，无法拥有血肉之躯”（248）。其他博物馆女怪们也深知自己是被严重贬低和丑化的，她们不是为了赚钱而卖身的劳动妇女，“而是受诅咒的灵魂，只是为了引诱男人走向灭亡而卖身”（61）；欧嘉并不享受伯爵夫人科学院里的仁慈待遇；相反，“在她充裕的空间里，有时候，这感觉像是人死后的空闲，因为在这个地方，她觉得自己就跟死了差不多”（327）。她们虽然颠覆了传统的家庭道德和两性伦理关系，却无法真正摆脱权利操纵和身体消费的牢笼。面对此番挑战，卡特赋予她们赛博格的伦理身份想象以助其实现人生的蜕变和困境的突围。

三、走向赛博格的伦理身份嬗变

女性怪物身体本身所具有的两面性给她们带来生存困境的同时也带来人生转机。正如福柯所说，“身体是构建人类主体意识的一个主要权利点，它既是权利的结果，又是权利关系得以形成和反抗的一个关键载体”（《性经验史》116）。正是在身体的这种特性之上，卡特书写了女性怪物的伦理身份改变和伦理成长。欧嘉决定“该是让自己自在过活的时候了”（328），她开始真诚地面对自己的身体，关注自身的身体经验。月经来潮时，她用手蘸

着经血，在收到的字条背面书写回复内容。“用来自她子宫的血，在牢房秘处，她画了一颗心”（329）。欧嘉就是这样用血（包括经血和从静脉流出的血）和排泄物等身体物质写字条和描摹图画以传达讯息，“因为，尽管她的身体长久以来一直受到否认，但任何一种体液对她们来说都不陌生，尤其是在她们极端艰困的处境中”（330）。此外，通过肢体抚摸、眼神对望及其他身体交流方式，欧嘉和其他女囚犯一起积极对抗伯爵夫人。最终，她们一起走出牢笼，彼此亲吻，互相拥抱，“四周的雪白世界看起来好像是刚刚创造出来的一般，那是张崭新而空白的纸，她们可以在上面题写任何她们想要的未来”（333），这无疑预示着新的生命和希望。欧嘉将身体经验运用为“力量、生命、文化的工具和获得控制权和自我解放的武器”（qtd. in King 30），这种身体觉醒正如哈拉维在宣言里的结语：“宁愿做一个赛博格，而不愿做一个女神”（*A Cyborg Manifesto* 232）。女性的身体不再是单一的性别身体，而是不产生任何对立二元性的赛博格身体。女性的价值超越了大地母神般的家庭伦理身份，驳斥了以科学研究为借口的社会意识形态。

欧嘉的身体革命实际上是同一物种之间的身体交流，而不同物种之间的身体交流使得女性怪物更加彻底地走向了赛博格的伦理身份嬗变。“蛛丝”女孩发现自身独特的视觉，并开始用手描绘自己所看到的景象，最终成为以光影强化¹技法著称的名画家。跳蛛（蜘蛛的一种）具备强大的视觉系统，能很好利用光线中的绿光，形成独特的图像散焦机制。很显然，“蛛丝”女孩的蜕变源于她作为人类与蜘蛛作为动物之间的身体沟通与生命融合，这种结合为她抹去了受害者身份，构建了新的后现代赛博格身份。同样，费芙斯通过与鸟类身体的交流完成了不同物种之间的完美僭越，生成了理解生命本源的创造性力量，成长为鸟类特质与人类智慧的结合体——赛博格。辗转伦敦、圣彼得堡和西伯利亚，费芙斯拒绝对周遭的事物感到畏惧。相反，她不断思考，“我真的存在吗？还是被虚构出来的”（488），不断追问“汝自何来？汝欲何往？”（436），反复确认自己不是任何人的女儿，而是“无需隐瞒缺点、如实呈现的女性典范；不再是想象出来的虚构之物，而是清楚明显的事实”（482）。逐渐地，她看清了资本主义消费观、权力机制等对她的谎言性身份定位，她其实不是伦敦维纳斯、空中飞人海伦、启示天使，也不是倒霉的可怜怪胎，而是赛博格新女性。她的存在和特质是独一无二的、不可分割的。她的目的地是“飞向画面之外，飞向不可知的太虚”（151）。小说以费芙斯的大笑结尾，她的“笑声所形成的龙卷风盘旋前进，横扫整个星球，仿佛那是一种不由自主、自然而发的反应，回应着在它底下无限铺陈的巨大喜剧，直到世界各处所有活着、会呼吸的东西都笑了起来”（447）。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性别麻烦》（*Gender Trouble*, 1990）中指出，“笑

1 光影强化（Chiaroscuro），又称“明暗对照法”或“涂晕法”。这是一种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技巧，以强烈光源射向主题，强化画面光影，再以极度之暗调子作为背景。

声具有颠覆性的潜力，有可能破坏规范性的、由社会产生的身份类别，并进而破坏权威主义的文化”（138-139）。费芙斯的笑声便是这样，它挑战包括自我/他者、思想/肉体、文化/自然在内的二元对立结构，消弭身体之间、生命之间、主客体之间的界限，表现出强大的生命融合力量。这种力量否定人类社会对生命体的任何狭隘的伦理界定，强调动态的、关系性的赛博格伦理身份。

“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人类社会的伦理表达形式，文学在本质上是关于伦理的艺术”（聂珍钊13）。《马戏团之夜》承载着赛博格生命伦理，是卡特对科技时代人类文明建构的伦理身份想象。赛博格生命（拓展至动物、非人类生命）不再是某个物种的独有权利，而是向着“以生命本身为中心的平等主义”（Zoe-centered Egalitarianism）（Braidotti 60）发展，最终成为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开放的过程。赛博格生命体是一种处于关系中的、本质未明的动态存在，“是永远不可判定的范畴，一个成问题的范畴（……）一种内在的实体/内在古怪物（intra-ontics/intra-antics），是人工制品、机器、风景、有机体或者是人”（Haraway,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165）。正如哈拉维所说：“赛博格既是实体又是隐喻，是有生命的存在又是叙事建构”（*A Cyborg Manifesto* 150）。卡特在小说中对女性怪物生成赛博格的叙事建构既关乎女性怪物在人类社会的生存现实和伦理困境，又积极暗示了她们身上所蕴含的身体僭越潜能和生命融合力量。这种策略性的革命成长要求人类对自己进行重新定位，对文化假设进行重新评估，对生命进行重新感知。换句话说，卡特笔下的赛博格女性将不再“默默无闻，被人遗忘，从历史中抹去，仿佛从未存在过”（520）；相反，她们正以多元开放的视阈展现生命交互相融的后人类生命伦理观。

溯源西方经典文学作品中的怪物形象，我们可以看到怪物作为邪恶的化身，背负着人类社会的种种罪恶。《马戏团之夜》中以主人公费芙斯为代表的女性人物具有怪兽斯芬克斯的形态特征，她们远离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伦理环境，表现出既是异化客体又是超人类主体的矛盾伦理身份，陷入了“做人还是做兽”的伦理两难。“科技怪物”赛博格是一种强大的越界生命体，它颠覆和解构生命体/机器、文化/天性、思想/肉体、自我/他者、主体/客体等二元对立，能为女性奇人怪物逃逸伦理困境提供路径。同时，它是一个符合后现代社会多元性的主体概念，象征多元化的女性身份，能为女性他者进行伦理身份嬗变创造可能。综上所述，卡特在小说中通过对女性怪物的颠覆性书写及其伦理成长的叙事建构，展开了对女性进化和未来世界异化残骸的伦理身份想象，强调了以身体交流和生命融合为中心的后人类生命伦理，也即卡特所要构建的女性主义伦理。

Works Cited

- Alban, Gillian. "Gender-Bending Fantasies in Women's Writing: Fantastic in Angela Carter's *The Infernal Desire Machines of Dr. Hoffman*, *Nights at the Circus*, and Jeanette Winterson's *The Passion*." *Mine Ozyurt Kilic* 4 (2010): 257-259.
- 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 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 [Baudrillard, Jean. *The Consumer Society*, translated by Liu Chengfu and Quan Zhigang. Nanjing: Nanjing UP, 2014.]
-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
- [Beauvoir, Simone de. *The Second Sex*, translated by Tao Tiezhu. Beijing: China Book Press, 1998.]
- Braidotti, Rosi. *The Posthuman*.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13.
- 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宋素凤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
- [Butler, Judith.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translated by Song Sufeng. Shanghai: Sanlian Bookstore, 2009.]
- 安吉拉·卡特:《马戏团之夜》,杨雅婷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 [Carter, Angela. *Nights at the Circus*, translated by Yang Yating. Nanjing: Nanjing UP, 2011.]
- Carter, Angela. *The Sadeian Woman: An Exercise in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Group, 1979.
- 程汇娟:“异托邦、区域空间和魔幻现实主义:论《马戏团之夜》的空间叙事”,《外文研究》4(2014):52-73。
- [Cheng Huijuan. "Heterotopias, Regional Spaces and Magical Realism: Spatial Narrative in *Nights at the Circus*." *Foreign Studies* 4 (2014): 52-73.]
- Clynes, Manfred and Nathan Kline. "Cyborgs and Space." *Astronautics* 9 (1960): 27.
- Douglas, Erin. "Freak Show Femininities: Intersectional Spectacles in Angela Carter's *Nights at the Circus*." *Women's Studies* 43 (2014): 1-24.
- Fiedler, Leslie. *Freaks: Myth and Images of the Secret Self*.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78.
-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杨远樱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
- [Foucault, Michel. *Discipline and Punish*, translated by Yang Yuanying. Beijing: Sanlian Bookstore, 1999.]
- :《性经验史》,余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 [—, *History of Sexuality*, translated by She Biping.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ress, 2000.]
- Freud, Sigmund. "Femininity."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 xxii, translated by James Strachey.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64. 112-135.
- Gamble, Sarah. "Gender Vertigo: Queer Gothic and Angela Carter's *Nights at the Circus*." *Reassessing the Twentieth-Century Canon*, edited by Nicola Allen and David Simmon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221-234.
- Gustar, Jennifer. "Remembering Cassandra, or Oedipus Gets Hysterical: Contestatory Madness and Illuminating Magic in Angela Carter's *Nights at the Circus*." *Tulsa Studies in Women's Literature* 23 (2004): 339-369.

- Haraway, Donna. *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 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1991.
- .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 Durham: Duke UP, 2016.
- . *When Species Meet*.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2008.
- King, Jeannette. *Women and the Word: Contemporary Women Novelists and the Bibl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 Lorna, Sage. *Moments of Truth: Twelve Twentieth Century Women Writers*. London: Fourth Estate, 2001.
- Martin, Sara. "The Power of Monstrous Women: Fay Weldon's *The Life and Loves of a She-Devil* (1983), Angela Carter's *Nights at the Circus* (1984) and Jeanette Winterson's *Sexing the Cherry* (1989)." *Journal of Gender Studies* 8 (1999): 93-210.
-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Ethics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 Oliver, Matthew. "Iron(ic) Ladies: Thatcher, the Wanderer, and the Post-imperial Grotesque in Angela Carter's *Nights at the Circus*." *Contemporary Women Writing* 4 (2010): 237-253.
- Rushdie, Salman. "Obituary: Angela Carter, 1940-1942: A Very Good Wizard, a Very Dear Friend."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8 (1992): 5.
- Stoddart, Helen. *Angela Carter's Nights at the Circu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 Waters, Sarah. "Introduction." *Nights at the Circus*, edited by Angela Carter. London: Vintage, 2006. v-xi.
- Woo, Jung. "Angela Carter's Moral Romance Novel *Nights at the Circus*: Female Monsters' Body and Love Story." *Studies in Modern Fiction* 22 (2015): 141-172.
- Yang, Karen. "Angels and Feathers: Transcorporeal Morphing in Angela Carter's *Nights at the Circus*." *Critiqu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57 (2016): 502-511.
- 张剑: "西方文论关键词: 他者", 《外国文学》1 (2011): 118-127+159-160。
- [Zhang Jian.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Keyword: The Other." *Foreign Literature* 1 (2011): 118-127+159-160.]